

现在,科学成为争论的焦点,我们对知识的生产及其传播从未投入如此之多,各国间的平衡和地球的命运也从未如此依赖于知识产生与分享的方式。繁杂的鉴定程序岂不正像“巴别塔综合征”一样威胁着当今社会吗?

确实,现在不仅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变化,知识的产生(其治理:管理和分享)也为我们的社会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鼓励创新变革的问题

当教育部长克劳德·阿莱格(1997—1999)要求埃德加·莫兰对教学的知识内容,特别是对中学的改革(马赛尔·约利维,阿勒菲多·裴纳-维加,2002)作出思考时,没有任何征兆预示这次革新的尝试会有怎样的结果。经过三个月的多学科商谈,只有一本书(《知识的沟通:20世纪的挑战》^①)能够证明几门学科交流的丰富性。虽然由此次尝试发起的倡议促使行政部门对知识的传播途径开展彻底变革,以建立新的联系和 / 或观念的重塑,但是这一提案在体制和实践方面都没有结果。

我们想要再次开展讨论。权力与知识之间,协同治理要与之保持怎样的关系呢?在这里我们建议把消除知识隔阂遇到的困难再快速浏览一遍,这样能对学科渗透部分的教学与研究实践过程中的丰富、极限和挫折有一个开放的初步思维。在关心各学科之间关系的同时,我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作一个全面的思考。这次改革应该以认识论的新基础为依据,跨越学科间的界限和 / 或知

^① 瑟伊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出版,276 页。